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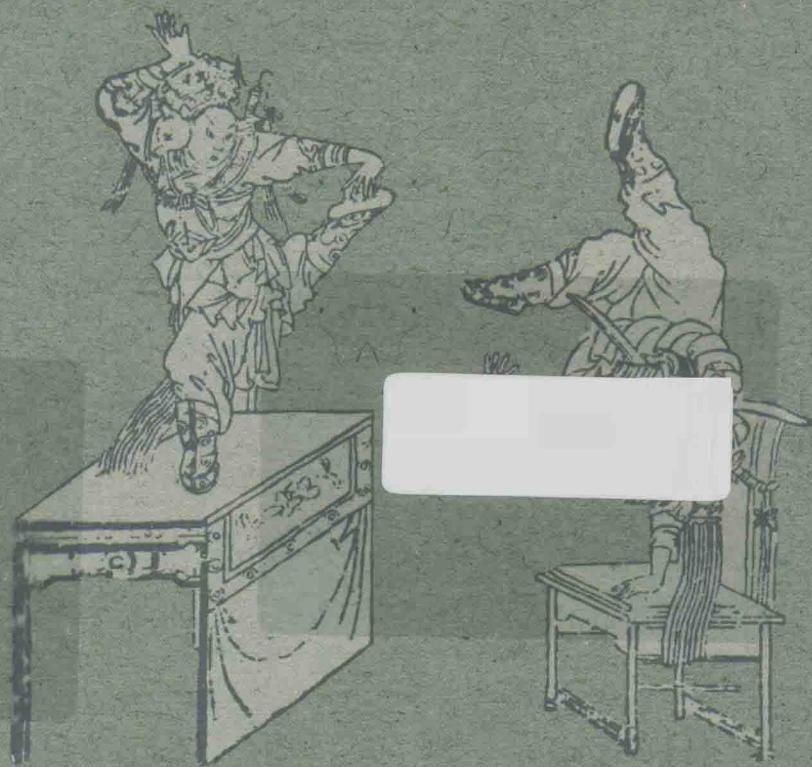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清】石玉昆◎著

续小五义

北方文海出版社

足本·典藏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续小五义

〔清〕石玉昆◎著

足本·典藏

北方文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续小五义 / (清) 石玉昆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17-2934-1

I . ①续… II . ①石… III . ①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 ①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4982 号

续小五义

作 者 / (清) 石玉昆

责任编辑 / 卢红岭 孙东博

封面设计 / 华文悦读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31

字 数 / 504 千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6.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934-1

前　　言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也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代文明。人们通常认为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古代文明距今已有长达五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逐渐发展出了辉煌而优雅的中国文学。从先秦时代的诗歌、散文，到汉魏时期的赋，从唐代的诗歌到宋代的词，从唐宋的散文到元代的散曲，到了明清之际，又迎来了古典小说的空前繁荣。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小说是表现手法最为丰富，表现形式最为灵活的一种，它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也是受众最为广泛的一种文学体裁。中国的小说，历史同样非常悠久，从先秦时期的神话和传说开始，历经汉魏六朝的鬼神志怪至唐代的传奇，由于社会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到宋元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社会生活丰富，话本兴盛，为明清之际古典小说的昌盛奠定了基础。明清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也多。有专写神仙妖怪的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八仙传》等；有描写人世间各种离合悲欢故事的世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等；有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有讥讽弹劾当世社会各种弊端的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等；也有猛烈抨击社会各种时弊的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有描写各种冤狱讼案故事和侠客义士行为的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施公案》等。

明清时期这些丰富而多样的小说，不仅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大众对娱乐的需要，而且也让人们在获得无比的精神享受之余，陶冶了人们的性情，传递了正统的社会价值观，很好地起到了教育人、塑造人的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习和继承的。

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续小五义》是侠义小说《三侠五义》的续书之一，又名《忠烈续小五义传》、《三续忠烈侠义传》。最早可见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年北京文光楼刊本，一百廿四回。《续小五义》故事情节接《小五义》，接叙众英雄大破铜网阵，襄阳王潜逃，最后拿获襄阳王，皇帝论功，众侠义皆受封赏，于是全书结束。

《续小五义》和《小五义》的情况一样，应该也是源于石玉昆的说书底本，经后人润饰加工而成。从情节内容看，《续小五义》与《小五义》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小五义》和《续小五义》虽然在艺术成就上比《三侠五义》要逊色很多，然而在故事情节上环环相扣，曲折动人，高潮迭起，能很好地制造悬念。其大众化的口语也比较风趣生动。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评价“《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

本书以光绪十七年北京文光楼刊本为底本整理出版。

目 录

卷一

第一回	冲霄楼智化逢凶化吉 王爷府艾虎死而复生	1
第二回	云中鹤宝剑穿地板 蒋四义牙齿龈绳扶	6
第三回	武总镇带兵困府 襄阳王率众逃生	10
第四回	看盟单智化逃走 专折本展昭入都	14
第五回	赵校尉当面行粗鲁 李钦差暗地用机谋	17
第六回	英雄户外听私语 贪官屋内说谎言	21
第七回	拚命的不干己事 逃生者移祸与人	25
第八回	使心用意来行刺 安排巧计等拿贼	29
第九回	擒刺客谷云飞奋勇 送禀帖黑妖狐有功	33
第十回	诚心劝人改邪归正 追悔已过弃暗投明	37
第十五回	班头奉相谕访案 钦差交圣旨辞官	40
第十二回	龙姚二人卖艺闯祸 姑娘独自奋勇拿人	44
第十三回	天齐庙外大家动手 把势厂内好汉遭擒	49
第十四回	素真有心怜公子 卢珍无意要姑娘	52
第十五回	夫妇非是真夫妇 姻缘也算假姻缘	56
第十六回	冯渊巧遇小义士 班头求见杨秉文	60
第十七回	贼女空有手帕难取胜 侠客全凭宝剑可擒人	64
第十八回	黑树岗范天保行刺 金銮殿颜大人辞官	68
第十九回	小五义御花园见驾 万岁爷龙图阁封官	71
第二十回	猛汉险些惊圣驾 于奢一怒犯天颜	76

卷二

第二十一回	于奢得命二次举鼎 天子一见复又封官	80
第二十二回	更衣殿盗去冠袍带履 凤翔门留下粉漏菊花	84
第二十三回	开封群雄领相谕 徐州大众去投文	88
第二十四回	官查姚正说道路 地方王直泄贼情	92

第二十五回	刑如龙挖去一目 邢如虎四指受伤	96
第二十六回	冯渊房上假言诈语 晏飞院内吓落真魂	99
第二十七回	校尉火烧潞安山 总镇兵困柳家营	103
第二十八回	因贪功二人坠翻板 为拿贼独自受镖伤	107
第二十九回	巧妆扮私访淫寇 用假话诓骗愚人	110
第三十回	群贼用意套实话 校尉横心不泄机	115
第三十一回	捆厅柱一福将受辱 花园内三小厮被杀	118
第三十二回	活张仙与周龙定计 冯校尉救赵虎逃生	121
第三十三回	二护卫水牢离险地 郑天惠周宅展奇才	125
第三十四回	猛赵虎出房受弹 郑天惠弃暗投明	129
第三十五回	奔南阳府找贼入伙 上鹅峰堡寻师求医	133
第三十六回	为交朋友一见如故 同师弟子反作仇人	136
第三十七回	镖打天惠心毒意狠 结果赛花丧尽天良	140
第三十八回	三老爷回家哭五弟 山西雁路上遇淫贼	144
第三十九回	老纪强全家丧命 白菊花独自逃生	148
第四十回	郑天惠在家办丧事 多臂熊苇塘见囚车	151

卷三

第四十一回	准提寺前逢二老 养静堂内论英雄	156
第四十二回	镖打腹中几乎废命 刀伤鼻孔忍痛逃生	160
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贪花客 树林搭救老妇人	163
第四十四回	金毛犼爱财失巧计 山西雁贪功坠牢笼	167
第四十五回	徐良入险地多亏好友 石仁到贼室搭救宾朋	171
第四十六回	入破庙人鬼乱闹 奔古寺差解同行	174
第四十七回	儒宁村贤人遭害 太岁坊恶霸行凶	178
第四十八回	贪官见财忘天理 先生定计蔑良心	182
第四十九回	二解差欺心害施俊 三贼寇用计战徐良	185
第五十回	钦差门上悬御匾 智化项下挂金牌	189
第五十一回	知恩不报偏生歹意 放火烧人反害自身	193
第五十二回	金钱堡店中观四寇 太岁坊门首看凶徒	197
第五十三回	遇吊客魂胆吓落 见大汉夸讲奇才	200
第五十四回	东方明仗造化捉鬼 黑妖狐用奇计装神	204
第五十五回	赵胜害人却教人害 恶霸欺人反被人欺	207
第五十六回	智化送侄妇回店 兰娘救盟嫂逃生	211
第五十七回	窦勇强中铁棍废命 东方明受袖箭亡身	215
第五十八回	金钱堡羞走山西雁 毛家疃醉倒铁臂熊	219

第五十九回	假义仆复又生毒计	真烈妇二次遇灾星	223
第六十回	盟兄弟巧会盟兄弟	有仇人偏遇有仇人	226

卷四

第六十一回	赵保同素真私奔	艾虎遇盟兄行程	231
第六十二回	五里屯女贼漏网	尼姑庵地方泄机	235
第六十三回	徐良首盗鱼肠剑	二寇双探藏珍楼	238
第六十四回	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弟兄见群贼	242
第六十五回	屋内金仙身体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骗人	246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熊看姑娘练武	东方玉仙教丫鬟打拳	250
第六十七回	泄机关捉拿山西雁	说原由丢失多臂熊	253
第六十八回	躺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书安求生	257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滩史丹见朱英	260
第七十回	蒋平遇龙滔定计	赵虎见史丹施威	264
第七十一回	美珍楼白菊花受困	酒饭铺众好汉捉贼	269
第七十二回	酱缸内周瑞废命	小河中晏飞逃生	272
第七十三回	吴必正细说家务事	冯校尉情愿寻贼人	275
第七十四回	得宝剑冯渊快乐	受薰香晏飞被捉	279
第七十五回	见恶贼贪淫受害	逢二友遇难呈祥	282
第七十六回	晏飞丢剑悲中喜	冯渊得宝喜中悲	286
第七十七回	史丹无心投员外	天彪假意认干爹	290
第七十八回	众好汉二盗鱼肠剑	小太保初观红翠园	294
第七十九回	赛地鼠龙须下废命	玉面猫乱刀中倾生	297
第八十回	黄面狼细讲途中故	小韩信分说旧衷情	302

卷五

第八十一回	清静庵天彪逢双女	养性堂梁氏见干儿	305
第八十二回	蒋平给天彪虑后事	梁氏与二女定终身	309
第八十三回	到后院夫妻谈楼事	上信阳校尉请先生	313
第八十四回	徐良前边戏耍周凯	冯渊后面搭救佳人	317
第八十五回	贾家屯冯渊中暗器	小酒铺姑娘救残生	320
第八十六回	生铁佛庙中说亲事	刘志齐家内画楼图	324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获	周凯到树林脱身	328
第八十八回	三盗鱼肠剑大众起身	巧破藏珍楼英雄独往	332
第八十九回	冯校尉忙上得剑	山西雁楼内着急	335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楼芸生得宝	次日白沙滩大众同行	339

第九十一回	擂台下总镇知府相会 看棚前老少英雄施威	343
第九十二回	乔彬头次上台打擂 张豹二番论武失机	346
第九十三回	穷汉打擂连赢四阵 史云动手不教下台	350
第九十四回	艾虎与群贼撞拳比武 徐良见台官讲论雌雄	354
第九十五回	二英雄力劈王兴祖 两好汉打死东方清	357
第九十六回	亲姊妹逃奔商水县 师兄弟相逢白沙滩	361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带金仙单走 莲花仙子会玉仙同行	365
第九十八回	抢囚车头回中计 劫法场二次扑空	368
第九十九回	玉仙纪小泉开封行刺 芸生刘士杰衙内拿人	373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奢夜晚获男贼	376

卷六

第一百一回	包公开封府内丢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见山王	380
第一百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兽 阎家店内遇仇人	384
第一百三回	因酒醉睡熟丢利刃 为找刀打架遇天伦	388
第一百四回	见爹爹细说京都事 找姊姊追问盗刀情	392
第一百五回	亚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户招亲	395
第一百六回	徐家父子观贼队 乜氏弟兄展奇才	399
第一百七回	众好汉过潼关逢好汉 大英雄至饭铺遇英雄	403
第一百八回	乜云鹏使鞭鞭对镋 徐世长动手手接镖	407
第一百九回	四品护卫山谷遇险 站殿将军杀场擒人	411
第一百十回	蒋平率大众削刀破挡 李珍与阮成被获遭擒	415
第一百十一回	金仙一怒杀老道 寨主有意要姑娘	418
第一百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当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422
第一百十三回	朝天岭上得宝印 连云岛下见水衣	426
第一百十四回	锺太保船到朝天岭 众寨主兵屯马尾江	429
第一百十五回	王纪先大获全胜 锺太保败阵而回	432
第一百十六回	锺雄下战书打仗 臧能藏春酒配成	436
第一百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动手 员外留客率众交锋	440
第一百十八回	英云素花双双得胜 王玉金仙对对失机	444
第一百十九回	小英雄火烧朝天岭 众好汉大战马尾江	447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岭事人人欢喜 报陷空岛信个个伤悲	451
第一百二十五回	卢员外陷空岛交手 展小霞五义厅施威	454
第一百二十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关送信 蒋平派人到各处请人	458
第一百二十三回	众英雄复夺陷空岛 白菊花被杀风雨滩	462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阳王被捉身死 万岁爷降旨封官	465

卷一

第一回 冲霄楼智化逢凶化吉 王爷府艾虎死而复生

《西江月》：

眼前得失与存亡，富贵凭天所降。
乐枯高下本寻常，何必谆谆较量。

且说黑妖狐智化与小诸葛沈中元二人，暗地商议，独出己见，要去上王府盗取盟单，背着大众，换了夜行衣靠。智爷百宝囊中多带拨门撬户铜铁的家伙，进王府，至冲霄楼，受了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保两枪，扎在百宝皮囊之上。智爷假说扎破了肚腹，肠子露出，满楼乱滚，诓王善、王保出来。沈中元同智化结果两个人性命，二番上悬龛拉盟单匣子。幸而好百宝囊扎了两个窟窿，预先解下来，放在下面凳子之上，就是背后背着一口刀，爬伏在悬龛之上。晃千里火，照明下面，是一个大方匣子。沈中元说过，是兵符印信。上头有一个长方的硬木匣子，两边有个如意金环，伸手揪住两个金环往怀中一带，只听见上面“咔嚓”一声，下来了一口月牙式铡刀。智爷把双睛一闭，也不敢往前蹿，也不敢往后缩，正在腰节骨上，“当啷”的一声，智爷以为是腰断两截，慢慢的睁眼一看，不觉着疼痛，就是不能动转。

列公，这是甚么缘故？皆因他是个月牙式样，若要是铡草的铡刀，那可就把人铡为两段。此刀当中有一个过陇儿，也不至于甚大，又对着智爷的腰细，又对着解了百宝囊，底下没有东西垫着，又有背后背着这一口刀，连皮鞘带刀尖正把腰节骨护住，两旁边的钞包尽教铡刀刀子铡破，伤着少许的皮肉，也是鲜血直蹿。智爷连吓带气助着，不觉疼痛。总而言之，智化命不当绝。可把沈中元吓了个胆裂魂飞，急晃千里火，只见里边尘土暴烟，赶紧纵上佛柜蹿上悬龛，以为智爷废命，原来未死。智爷说：“沈兄，我教刀压住了。”沈爷说：

“可曾伤着筋骨皮肉？”智爷回答：“少许伤着点皮肤，不大要紧。”沈爷道：“这边倒有个铁立柱，我抱着往上一提你就出来了。”智爷连嚷：“不可不可！我听白五弟说过，每遇这样消息，里头必还套着消息。”沈爷说：“难道你就这些（么）压着不成？”智爷说：“你先下楼去找宝刀宝剑，或你师兄的宝剑，或欧阳兄的宝刀，拿来我自有道理。”沈爷说：“你在这里压着，我一走，倘若上来外人，你不能动转，岂不是有性命之忧？我如何走的？”智爷说：“我要该死，刚才这两次就没有命了。再说生死是个定数，你不要管我，你取刀剑去为是。”沈爷无奈之何，下了悬龛，不住的回头瞧着智爷，心下为难：不走罢不好，走罢又怕智爷丧命。只得依着智爷的言语，出了楼外。往正南一看，方才见那楼下之人，也有出来的，也有进去的，缕缕行行尽是往外去的，口中乱嚷：“拿人！千万不可走脱了他们！”沈爷不知甚么缘故，不顾瞧看下面，一直扑奔正西。正要将软梯放下，忽然见西北来了一条黑影，堪堪临近，见那人闯入五行栏杆，细看原来是艾虎。

你道艾虎从何而至？就皆因在西院里解手，暗地里听见智化、蒋平他们商量的主意。等着大家换好夜行衣靠，自己背插单刀，待他们走后，也就蹿出了上院衙，施展夜行术，直奔王府而来。不敢由正北进去，知道沙老员外他们埋伏在树林之内，若要遇见，岂肯教自己进去？也不敢由东面而来，知道也有巡逻之人。倒是用顺城街马道上城，自西边城墙而下，脚踏实地，一直的奔木板连环。由西北“乾为天”而入，进的“天地否”，脚踏卍字式，当中跳黄瓜架，直奔冲霄楼而来。堪堪临近，一看全是朱红斜卍字式栏杆，一层一层，好几个斜马吊角，好几个门，不分东西南北。他焉能知晓按五行相生相克，全是两根立柱，上有大莲花头，这就算个门口；栏杆全是披麻挂灰，朱红的颜色，莲花头儿可是分出五色：青、黄、赤、白、黑。行家若是进来，由白莲花头而入，就是西方“庚辛金”，再走黑莲花头的门，不管门户冲那们的方向，再找绿莲花头的门，红莲花、黄莲花、白莲花，正到里面，即是金能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如若走错一门，白莲花奔了绿莲花，就是相克。金能克木，走三天也进不来。

艾虎如何能晓的相生相克，进了西方“庚辛金”，走的东方“甲乙木”，绕的中央“戊己土”，绕了半天，心中急躁。他也有个主意，用手一扶栏杆，“噌”往上一纵，竟自跃在五行栏杆里边去了，恨的他咒骂起来：“这是甚么地方！”随手背后拉刀，把栏杆“叱嚓咔嚓”乱砍了一回，赌气子把刀插入背后，回手掏飞抓百练索，搭住栏杆，往上就导。导上约有七八尺高，上面有人叫他说：“下面可是艾虎？”他就掏出飞抓百练索，搭住上面栏杆，打着秋千，蜷着腿，

揪着绒绳，往上问道：“沈大哥呀？”沈中元答言：“不错。”你道艾虎怎么管着他叫大哥？先前叫大叔，此时是打甘妈妈、兰娘那们（么）论起，沈中元也无可奈何，自（只）可如此，说：“艾虎，你这孩子怎么来了？”艾虎说：“你们的主意，我早听见了。我见一面分一半，我师傅不要功劳，那功劳算我的！”沈中元说：“你师傅都教铡刀铡了！”艾虎道：“你说甚么？”沈中元说：“你师傅都教铡刀铡了！”艾虎说：“哎哟！”一撒手，“咕通”一声，躺在就地，四肢直挺，死过去了。把沈中元吓了个胆裂魂飞，赶紧放软梯到二层，放二层的软梯到了平地，把艾虎往起一抽，双腿盘上，后脊背拍了几掌，又在耳边呼唤，悠悠气转。艾虎睁开二目，坐于地上，放声大哭：“师傅呀！师傅呀！”沈中元说：“师傅又没死，你为甚么放声大哭？”艾虎说：“你不是说我师傅教铡刀铡了么？”沈中元说：“原是个月牙铡刀，把他压在底下了，不能动转。”艾虎气昂昂的说：“你为甚么不说明白了，教我哭的死去活来？”沈中元虎着脸说：“你没等我说完你就死过去了！你这孩子造化不小，不是遇见我，你性命休矣！”艾虎问：“怎么？”沈中元说：“你拿绒绳挂住栏杆，必然拿胳膊一肘，跃身上去。那上头有冲天弩，正打在胳膊之上，那弩箭全是毒药喂成，遇上一枝，准死无疑。”艾虎说：“我师傅这时现在那里教铡刀压着？”沈中元说：“就在冲霄楼上。你来的甚巧，你师傅打发我取宝刀宝剑，我正怕我走后上来王府之人，你师傅有性命之忧。你去找宝刀宝剑，我回去看着你师傅。”艾虎说：“我得先去看着我师傅，然后去取。”沈中元说：“你先取来，然后再看不迟。”艾虎说：“我总得先看看我师傅，然后再去取。”

沈中元无奈，先带着艾虎爬上软梯，沈中元也到了上面，卷上软梯。二人又上了三层软梯，也把三层的卷起，同到楼门。晃千里火，艾虎先就蹿上去了。搊扇一响，智化连忙问道：“是谁？”艾虎答言：“师傅，是我。”智爷哼了一声，说：“怪不得圣人云：‘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艾虎，你这孩子多们（么）任性，连我在冲霄楼上都受了两次大险。”沈中元说：“他来的正巧，或者教他看着你，我去取刀剑；或者我看着你，教他去取。”智爷说：“既然这样，教他去取。”艾虎说：“师傅，还用取刀剑？我把这铁柱一抱，你老人家就出来了。”智爷道：“胡说，那能这么容易？快去取来！”艾虎说：“我可是见一面分一半，师傅你不要功劳，可算我的。”智爷说：“你把刀剑取来，横是有你点功劳就是。”艾虎无言，飘身下来。沈中元当路放下两道软梯，带出五行栏杆，脚踏卍字式。艾虎就要跑，说：“我师傅要有点舛错，冲着你说。”沈中元说：“你放心，快去快来。

艾虎出了南门，走“火风鼎”，出“离为火”，至木板连环以外，自己一愣，

说：“也不知义父与云中鹤他们现在那里，王府地面甚大，那里去找？”忽然间听见东南方杀声震耳，火光冲天，直奔前来。续过前边一片太湖山石，只见搬山探海、千佛投降相似，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正逢艾虎，艾虎就知道是大众在此动手，背后拉刀，杀将进去，“喊嚓磕嚓”乱砍王府的兵丁。大众闪开一条道路，艾虎闯进去。镇八方王官雷英、金鞭将盛子川、三手将曹德裕、赛玄坛崔平、小灵官周通、张保、李虎、夏侯雄，迎面之上是北侠欧阳春、云中鹤、南侠展熊飞、双侠丁兆蕙、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内中还有一人，说话“唔呀唔呀”的，手中提一杆没缨的枪，枪缨全教火烧去了，此人名叫圣手秀士冯渊。

这些人俱在冲霄楼的下面、盆底坑的上头，被上面雷英用火攻烧的无处躲藏。四条地道沟有一百弓弩手，早教雷英调将出去，盖上木板，还怕不坚固，又压上石头等项，人在上面坐定，里边的人要想出去，比那登天还难。空有圣手秀士冯渊带领众位，闯了四面：正南、正北、正东、正西，都有木板盖着，干自着急，不能出去。卢爷说鬼话，叫：“五弟呀，五弟！你活着是个聪明人，死后应当是聪明鬼，我们大家与你报仇雪恨，你怎么也不显一点灵应？莫不是生有处，死有地，大家应当死在此地？苍天哪，苍天！”这徐庆是骂骂咧咧，说：“你有灵有圣，应当下一阵大雨才是！”二官人说：“就是下雨，怎能到得了这里么？”云中鹤说：“无量佛！我有了主意，自（只）要大家命不该绝，随我走就可以闯将出去；若是大家命该如此，这回要想闯出去，可不用打算出去。”北侠说：“计将安出？”云中鹤说：“随贫道来。”北侠跟在后面，大家鱼贯而行，扑奔正南。

云中鹤在前，直走到上面压木板之处。云中鹤回头叫道：“欧阳兄长，助贫道一臂之力。”北侠点头，所苦者地道窄狭，不能并立二人。北侠从魏真肩头之上伸过一只手去。云中鹤用手“叭叭叭”连拍木板，听上边人的口气，说：“老二你瞧，他们底下人拍这个板子呢，正在我坐的石头底下。”魏道爷反换了个地方，“叭叭叭”又拍了几下。上面人言：“我这屁股底下可没有石头，又挪在这里响呢。”魏道爷用宝剑尖就认准了这个地方，用力往上一扎，就听见“哎哟”、“噗通”，然后用力一推。列位请想：这口宝剑能切金断玉，何况是二三寸厚的木板，焉有扎不透的道理？正扎那人屁股尖上。又把宝剑收回，连北侠也用力朝上一推，上面那块木板一起，云中鹤纵上来，用宝剑乱砍众人。北侠等也就蹿上来，一阵削瓜切菜相似，把那些弓弩手砍的东倒西歪，也有漏网之人，飞奔八卦连环堡之内，将信息传于搬柴运草之人，又报于雷英。雷英一闻此言，气充两肋，大吼一声，率领众人出冲霄楼，杀奔前来，正遇北

侠，大家杀在一处。所有王府的兵丁往上一裹，外面人越聚越多，“呛啷啷”锣声振耳。所有王府各处兵丁尽行来到，各举长短的军刃，点着灯笼火把，喊杀连天。

正然杀的难解难分的时节，由正北上一声大喊，说：“呔！叛贼闪开，小爷来了！”只见他手中刀上下翻飞，乱砍众人。原来是艾虎去取宝刀宝剑回头，北侠等众人正与王府人交手，宝刀宝剑乱削长短的家伙，就是金银铜铁四条鞭不敢削，因他甚粗，怕伤了自己的宝物，余者的兵刃挨着就折，逢着就伤。正在动手之间，由正北艾虎闯进来了。北侠是夜眼，早就看见，不觉气往上壮。见艾虎杀将进来，遮前挡后，手中这口刀闪砍劈剁，乱砍众人，只是一条生龙活虎相似。北侠又是恨，又是爱，恨的是没见过大阵，倘有疏忽，那还了得；爱的是初经大敌，就是这般的骁勇。见他杀奔前来，用左手将北侠一揪，杀奔正北去了。北侠暗暗纳闷，也就杀将出来。尚离动手处甚远，艾虎方才说道：“义父！我师傅现在冲霄楼，被月牙式铡刀压在底下，教我前来寻找义父，将你老人家的刀拿去解救我师傅。”北侠一闻此言，吃一大惊，说：“你说此话可真？”艾虎说：“孩儿焉敢拿我师傅撒谎？”北侠说：“既然如此，将我刀拿去。但有一件，你也知道我全仗着我这一口利刃，你救了你师傅赶紧回来，倘若来迟，我拿你这刀不顺手，我要死在他们手里，我就是和死在你手里一样。”艾虎连连点头，将自己刀交与北侠，把七宝刀自己换将过来。北侠二番又杀将进去，众兵丁东倒西歪，嚷叫说：“利害呀，利害！”北侠到了里边，兵丁复又围上。

艾虎自得了七宝刀，暗暗心中欢喜：“久后义父出家，此刀落在自己的手内，走遍天下，那有对手！今日我先试他一试。”复又奔到兵丁的身后，一声大叫，说：“反叛看刀！”众兵丁回头拿长短军刃一迎，艾虎就这么一过，“叱嚓磕嚓”，削了兵器不少，扬扬得意救师傅去了。正要扑奔木板连环，迎面之上来了两个人挡住去路，原来是一高一矮。艾虎细看，却是翻江鼠蒋平、白面判官柳青。

若问两个人怎样出得地沟，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云中鹤宝剑穿地板 蒋四义牙齿龈绳扶

且说蒋四爷、柳青本是在地道之中，四马倒攒蹄，寒鸭浮水势，被四个王官捆了个结实。皆因蒋爷通出自己的名姓，说：“姓蒋名平，字泽长，小小外号人称‘翻江鼠’。这位是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人氏，姓展名昭，字熊飞，外号人称‘南侠’，御前带刀四品护卫，万岁爷亲赐御号叫‘御猫’的就是此公。我们今天奉大人之谕来破铜网，冲霄楼是拆了。我们连官带兵并侠义，来了好几百万人。我们两个人虽然误中诡计，我们伙计此时也就把王爷拿住。要知时务，随将我们一放，保住你们全家性命，连祖上骨殖都不至抛弃坟外。”王官闻听，哈哈一笑，说：“我当你们是无名小辈，原来是现任的护卫，拿你们报功去罢！”说着，举刀就砍。那个王官急急拦住，说：“且慢！你看这个瘦鬼，咱们将他的这个小脑袋砍下来报与王爷、雷王官，他们岂肯深信？不如拿住活的报与王爷，倒是一件美差。”众人连连点头，说：“正该如此。”这二人说：“你们看着，我们去报。”那两个人说：“你们才会呢！你们报功是件美差，那可不行。你们看着，我们去报。”那个人说：“不用争论，大家一同上去。”众人说：“有理有理。且把他们放在一处，两个人头对着头。”四个王官扑奔东南，拉了一根铁练。那个人说：“先把消息上好，不然咱们一蹬翻板，也掉下去了。”那人说：“有理，有理。”只听见“吱喽喽”一阵铁滑子响，“噶轧轧”声音，各处翻板的插管俱都插好。王官导铁练、推翻板而上。

蒋爷听见四个人上去，“噗通噗通”的四声。蒋爷冲着柳青哈哈一笑，说：“老柳，你可好哇！”柳青怒目瞅着蒋平说：“病夫！瘦鬼！我这条命断送在你手。我要同着大众前来破铜网，杀王府一人，我就算与五弟报仇；你偏邀我盗王爷，立这宗丧气功劳。如今被捉，顷刻就死，难得你还乐得上来！”蒋平益发大笑，说：“老柳，你大喜！”柳青说：“对！出大差就是道喜。”蒋平说：“咱们绝处逢生，岂不是一喜？”柳青说：“还有活路呢？据我说要想活命，除非是认母投胎，另世转来。人家常说‘宁死在阵前，不死在阵后’，同着大众破网，

总然死了，也有人把尸首背回去；死在这个地窖内，谁人知晓？”蒋平说：“你是唬糊涂了？这明摆着就要出去，怎么说是死呢？我听见四个王官上去，一个一‘噗通’，上去四个四‘噗通’，准是熏香香烟未尽，四个人上去闻见躺下了。”柳青说：“就是熏过这四个人去，你我捆着，也是出不去。”蒋平道：“只要四个人躺下不去送信，你我如同不捆着一样。”柳青问：“我倒要领教领教。”蒋平道：“可惜你还是九头狮子甘茂的徒弟哪！若是一个人捆着，倒翦二臂，有个金蝉脱壳之法可以解得开绳子；要是四马倒攒蹄捆着，那可没有办法了。这是两个人四马倒攒蹄，一个人滚过来给这一个龈绳子，只要龈断了人，这个再给那个人解开，岂不是与没捆着一样么？”

蒋平说毕，柳青哈哈一笑，说：“病夫，真有你的！我是当局则迷。”蒋平道：“既然这样，你滚过来罢。”柳青说：“那是你滚过来。”蒋平说：“你连这么点亏都不吃？叫你滚过来龈绳子！”柳青说：“不能，偏叫你滚过来给我龈绳子。”蒋平说：“你太不吃亏了！我就滚过去。”说毕，一翻一滚。柳青把身子一歪，蒋平的嘴拗著柳青的脖子，用牙咬断绳子。柳青双手一伸，翻身站起，说：“哈哈，好病鬼！我这条命几乎断送在你手，活该我命不当绝。哥哥你在此等着我，我破铜网阵去了！”说毕就走，直奔正南。蒋平喊道：“老柳，老柳！柳兄弟，好柳兄弟！千万不可走，你给我解开罢。你一走，我可就苦了。”柳青回头说：“我要与你解开，你又要出主意。”蒋平输嘴：“我再不出主意了。”柳青无奈，这才与蒋平解开。蒋平伸双手，纵身起来，直奔东南，要导铁练而上，柳青先把铁练揪住，说：“你先等等。你上去把盖儿一盖，把我闷在里头，你为的好报前仇。你先让我上去罢。”蒋平说：“那样行事，岂不是匹夫！”说罢，二人一笑。

柳青在先，蒋平在后，导铁练而上。柳青低头一看，说：“四哥，真有你的！四个王官果然教熏香熏将过去。”蒋平说：“如何？我听见四个人上来俱都躺下了。”二人亮出兵刃，“噗哧噗哧”，尽都结果性命。然后出来，就听见正东上杀声震耳，二人杀奔前来。看看临近，尽是王府的兵丁，执定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里头是北侠、南侠等。有王官雷英、盛子川、曹德裕、崔平、周通使的是金银铜铁四条鞭；张保、李虎、夏侯雄各拿兵刃，乱杀一阵。蒋、柳二人由正西杀奔前来，正遇艾虎。蒋平问：“你从何处来？”艾虎就将他师傅压在铡刀底下，教他取宝刀来说了一遍。蒋平催他：“快救你师傅去！”艾虎点头，直奔正北去了。蒋、柳二位由王府兵丁身后大喊一声：“叛贼！四老爷到了。近前则死，退后则生！”“叱咤喀嚓”，乱砍众人。王府的兵丁虽有长短军刃，焉能是蒋、柳二人的对手，也有把军刃磕飞的，也有带着重伤的，也

有死于非命的。北侠等看见蒋、柳二位杀将进来，暗暗欢喜，会在一处，一同与王府人交手。暂且不表。

单提小义士艾虎得了宝刀，一直的奔连环木板而来，仍进“离为火”，走“山水蒙”，脚踏卍字式当中，直奔冲霄楼而来。至冲霄楼下，在五行栏杆以外，早有沈中元等候，见着艾虎问道：“可曾将宝刀宝剑借来？”艾虎说：“已将宝刀借来。”沈中元说：“好！快跟我上去。”将艾虎带进五行栏杆，由楼柱子上放下软梯。艾虎、沈中元二人扒软梯而上，上一层卷一层，直到三层上面，也把软梯卷起。——怕王府人看见，故此才将软梯卷起，总是夜行人作事不露痕迹。直到正当中楣扇，进得里面，晃千里火筒。艾虎先就上了佛柜，蹿上悬龛，手拿着七宝刀，说：“师傅，你老人家请看，我把义父的刀借来，是怎样的砍法？依我的主意，还不是立着一根铁柱子，横着一剁，把这个铁柱子剁折，师傅就好出来。”智化连连说：“不可不可！若要那样剁法，不如先即往起一扳，省许多事情，又借宝刀何用？”艾虎说：“你老人家说怎么办法？”智化说：“你把刀尖贴住我的腰，在铡刀的刃子里头插将进去，七宝刀的刃子冲上，一点一点的削他那个铡刀，削到铁柱子那里可就别削了，我打这半边就可以扒出来了。总是别动这根铁柱子才好。”艾虎依了这个主意。沈中元站在佛柜之上晃着千里火筒，照着亮子，艾虎将宝刀贴着智化的右膀，刀刃冲上，插将进去，又怕伤着师傅的皮肉，问道：“师傅，伤着你老人家无有？”智化咬着牙说：“不要紧。”眼看着鲜血淋漓，焉有不痛之理？艾虎用力往上一挑，“呛”的一声，铡刀下来了一半；又削来削去，削在当中铁柱子那里，艾虎不敢往上再削，就告诉师傅已然到了铁柱子那里。智化教艾虎躲闪开，艾虎往旁边一闪。智化扒伏身躯，往东一蹭，把牙关一咬，仍把皮肉划了一下，往下一纵，站在佛柜之上，仰面一声长叹，说：“利害呀！”连艾虎与沈中元都有些凄惨。

艾虎就问：“师傅，把这根铁柱子扳起来你老人家出去，省多大事，怎么不教扳，是甚么缘故？”连沈中元也说：“不教扳是甚么缘故？”智化笑道：“当初有老五之时，影抄抄听他说过，每遇消息，里头若有立柱，横刀落将下来，上面必还套着消息。此事也不可深信，也不可不信，总是防范着好。”沈中元点头：“贤弟言之有理。古语：‘君子防未然。’”智化问艾虎取刀的来历，艾虎就将取刀之事细说一遍。艾虎又问：“师傅，怎么教消息里面套着消息？”智化说：“你把刀交与我，咱们试验试验。”用七宝刀对着铁铡刀的立柱儿，用力一剁，只听见“呛啷”一声，砍为两段。就见上边黑洞洞一宗物件坠落下来，“当啷”一声响亮，地裂山崩相似。三位爷早吓得由佛柜蹿将下来，直奔门口，尘土暴烟，迷人双目，千里火都会无光。艾虎、沈中元倒吸一口凉气。智化说：“如